

焦點
熱議 陳光南

維護國家安全的兩個必要措施

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「國家安全教育日」致辭時指出，在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和發展利益方面，香港特區的制度還不完善，甚至是世界上唯一長期沒有健全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地區，成了國家總體安全中一塊突出短板和風險點，也是直接影響我們香港市民安全的重大風險點。王志民很清楚地指出了煽動「港獨」和言論自由的界限，分析了任由「港獨」勢力挑戰「一國兩制」的三條底線及其所產生的惡劣後果，這對於愛國愛港力量團結起來，開動思想機器，統一行動，有現實和深遠的意義。

「亂港派」圖無限期凍結立法

反對派現在的策略，就是對維護國安的立法採取拖字訣，有一些政客提出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是要立法的，但是並沒有迫切性，且稱一定要先實現普選再立法。這種策略的本質是，以違法活動作為不立法的理由，擴大他們違法的空間。事實一再說明，在立法會的建制裏面，有一部分人從來就沒有尊

重過「一國兩制」，從來沒有承認過基本法體現國家主權的條文。讓普選行政長官不能按照基本法落實，也讓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無法落實。他們要擴大「反中亂港」活動空間，即讓叛國、分裂國家，煽動叛亂、禁止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，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境外勢力建立聯繫成為「無法可依」的領域。

九七年以來，反對派的策略是把香港的高度自治說成是完全的自治，根本就不承認中央政府根據基本法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力，用「兩制」否定「一國」，也就否定了中央政府可以行使主權，「兩制」變成了兩個互相獨立的政治實體。有了2003年的否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，他們順勢發動了如同顏色革命的「雨傘革命」，大規模佔領香港的主要區域，癱瘓特區政府的運作，再接着下來，否決了普選行政長官。這正是國家的主權、安全受到嚴峻挑戰的具體事實。

亂港派能夠有如此大的能量，是外國勢

力在後面部署和作出支援的結果。「佔中」的「街頭革命」事件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，活動費用以億元計算，都是由境外勢力所提供的，即使沒有制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，按照現在的社團管理條例、立法會的財政申報制度，有關的指揮者和組織者，都是違反香港法律的。然而，為首的作惡者，到現在還是領取特區政府所撥出的教育費用的大學發放薪金，而且逍遙法外，沒有被檢控。這種情況，即使是現在資本主義國家，也是不能允許的。但到現在為止，曾經在金鐘高聲呼喊「佔中運動現在開始」的戴耀廷，還沒有被起訴。這正是他得到縱容的最好例子。

現在有一種說法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，需要一些社會的良好氛圍，到社會的氛圍好了，就可以立法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，即使通過了，是否會得到執行？看一看香港的已有的公安條例，早已經立法了，而且又有判例，仍然得不到貫徹執行，就可以知道這不只是一个立法的問題，而是一個政治角力的問題。

有一些人，儘管不是反對派，但是他們樂見於二十三條立法受到了拖延，他們最近製造了不少輿論，說：不要高估戴耀廷的影響力，他不過是前台的小嘍囉，背後還有境外的勢力，現在大力批判戴耀廷，等於是抬高了它的地位，不如經營好的政治氣氛，不如繼續等待云云。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「等待論」。反對派已經提出了「沒有普選行政長官，就沒有二十三條立法」的條件，只要一日他們繼續當反對派，凡政府必反，那麼「等待論」就等於是推銷「立法遙遙無期論」。也就是大多數港人所識破的「坐着不動等運動」。

必要情況下人大應釋法

針對這種情況，在必要情況下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可考慮再度進行釋法：香港的永久居民和中國公民，凡是在香港境內和境外勾結外國勢力、「台獨」勢力、煽動破壞公安條例、破壞社會秩序，鼓吹「港獨」，都屬於破壞國家主權、分裂國家的行為，都是違

反香港法律的行為，香港的司法機構可以進行追究其境外違法行為進行審判。香港的各級法院，應該尊重憲制，按照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條文，予以執行。

中央的官員或者法律專家，應該經常來香港舉行憲法和基本法研討會，在建制派內部講解維護「一國兩制」最根本的原則，就是用實際行動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，不能利用「言論自由」「學術自由」作為破壞「一國兩制」的藉口，為「港獨」分子開脫。國家憲法規定了中國公民的權利和責任，所有中國公民都有責任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和統一。

香港的中國公民在享受中國憲法所規定的「一國兩制」的好處的時候，也要有責任維護國家的主權，反對分裂活動。因為任何國家的法律，言論自由是有底線的，言論自由不能利用作為損害國家的安全和領土完整，不能鼓吹分裂活動的手段。建制陣營的思想齊整了，行動統一了，就形成了強大愛國愛港力量，去壓倒和戰勝「港獨」勢力。

資深評論員

借貸廣告氾濫
催生都市「新貧族」港事港心
王曦煜

性商品，鼓勵消費和借貸的財務廣告氾濫成災，則催生出一批依靠借貸來支撐不理性高消費，並由此債台高築的都市「新貧族」。無論從公民教育，還是推動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角度，對借貸廣告採取更為進取的監管措施，都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。

不論是基於什麼原因或理由，一旦遇上經濟困難需要借錢，通常當事人相當頭疼懊惱，既擔心被人拒之千里，又擔心名譽受損。本港的財務信貸業務發達，私人信貸機構正正是瞄準了借貸人的需要和心理，將信貸服務包裝成一種商品或一種平常和普通的事情，透過商業廣告，在大眾傳媒平台大肆宣傳，努力消除人們對借貸的疑慮，鼓勵借錢消費。

然而，應該看到，當「錢不夠花便去貸款吧！」「不用證明文件，一張身份證就可辦妥」等借貸廣告隨處可見、不絕於耳，過去「量入為出」「睇𩎭食𩎭，切忌眼闊肚窄」等優秀的傳統理財觀念逐漸被消磨掩蓋，取而代之的，是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「寅吃卯糧，先使未來錢」等「逍遙理財觀」。

在此背景下，部分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一旦被借貸廣告成功「洗腦」，嘗到了財務借貸的「甜頭」，就會誤將借貸行為「正常化」。為追求物質享樂，他們往往在自身經濟能力欠奉的情況下，選擇門檻低、手續簡便的高息私人借貸來支撐過度消費，並由此債台高築，成為「新貧族」。

事實上，無論是「新貧族」的出現，還是私人信貸行業的風險和隱患，由信貸廣告氾濫所引致的連鎖社會效應，已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。有學者建議，政府一方面要對信貸廣告進行限制，例如禁止其在電視黃金時段播出，另外加強對年輕人的理財教育，幫助他們樹立理性和負責任的消費觀念及態度，清楚了解財務借貸潛在的風險及須承擔的後果，避免墮入過度借貸的糖衣陷阱。

誠然，消費刺激生產力，但消費主義追求的消費並不是為滿足人的正常的生存和發展需要，而是滿足通過廣告反覆不斷地轟炸激發、製造出來的欲望。身處物質極度豐裕的年代，更考驗我們如何做一個聰明的消費者，而不是物欲或消費主義的奴隸。

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只是一個普通市民嗎？他令公眾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：2013年1月提出以「佔領中環」去脅迫中央和特區政府接納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所謂的「真普選」方案。其間，他不斷鼓吹「連法達義」，煽動年輕人抗命；及後「佔中」果然於2014年9月底發生，並持續了79天。最後，因「泛民」得不到一個基本法第45條的普選方法，從而拉倒了市民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。

戴副教授另一個令人難忘的政治行動是2016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提出的「雷動計劃」。這個「雷動計劃」最終不是學者的紙上談兵，數以十萬「泛民」支持者按其配票策略，將自己一票投給每區聽說是邊緣的「泛民」候選人；這個「雷動計劃」終在新界西造就了一個「朱票王」，但卻也拉下了有廿年議會經驗的李卓人。憑以上兩個香港社會政治事件，大部分港人都覺得戴副教授

戴耀廷真是一名「普通學者」？



議事論事

胡少偉

在「泛民」的分量絕不普通。

2018年3月，戴耀廷在台北參加「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」十周年紀念活動；在一個論壇上，他對「藏獨」、「疆獨」、「台獨」等「五獨」分子表示，在中國政府倒台之後，「我們可以考慮成為『獨立的國家』，我們可以考慮成為一個聯邦的一個部分，我們也可以考慮好像歐盟那種邦聯的一個部分。」這番言論明顯是提倡一起分裂國家。他及後在港卻以學術自由作辯解。

衆所周知，學術自由是指具學術資格者在其勝任的範圍內探索、發現、發表及講授所見的真

理，除了學術研究法的規管外而不受任何約束。然而，戴副教授當天是在發表他在法律研究的學術觀點嗎？他這番言論既不是在大學課堂的教學討論，參加論壇也不是由一個學術團體主辦，而在場的明顯是一群有政治立場的反華分子；加上，他當時亦自稱所作的推論是沒有一個研究的基礎。點解在港還有這麼多人瞎說他是運用學術自由的權利呢？

平心而論，按戴副教授在非法「佔中」和「雷動計劃」的政治角色，大家不能少看他這番鼓吹和煽動分離的言行。

雖然，香港法律不能即時有效地制裁這個精於法律的政客，但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不應在政治上聽之任之，否則禍來的時候，整個香港社會都要付出代價，而很多港人也會被連累而受到傷害！

教聯會副主席

姚松炎提出太古城新規劃意欲為何？



有話要說

丁煌

何？

網絡上，趙家賢與姚松炎等人緊握雙手明志的相片輕易可見。如今的趙家賢可是「泛民」地區協調組織「民主動力」的召集人，直接參與組織和安排「泛民」區選聯盟推薦名單。到底趙家賢與姚松炎的口舌之戰，只是重演當年「趙甘」（趙家賢與甘乃威）不和？還是姚松炎真正退居幕後，相助趙家賢一臂之力？上演一齣「一黑一白」意圖愚弄太古居民視聽的鬧劇？我相信太古西的中產居民們的眼睛是雪亮的。

再說，趙家賢擔任太古西區議員已有十年之久。今次高調反對姚松炎的建議，大打民主議題牌，可述造「政治民生一體」的表象。而姚松炎可謂是近期的「風雲人物」，趙家賢的做法是打算借其餘光登台嗎？

且說，姚危言將令東區居民失去大片休憩空間，換來密集人口和建築群。興建高樓不可避免

地加大屏風效應，阻礙區內空氣流通的同時減少日照程度，破壞整個社區的環境質素，危及區內居民健康。另一方面，倘若區內引入大量人口，必定與太古城居民們爭享公共設施。而大量閑雜外人進入太古城私人用地，必增加區內管理和治安的壓力。當然，工程期間所產生的大量灰塵、建築廢料和噪音等，也將直接影響太古城居民的生活。

再說交通，港鐵的載客量已飽和，而未來通車的沙中線究竟可以提供多大疏導作用，仍屬未知之數。若落實姚的建議，未來將有大量居民和就業人口遷入該區，令現在已相當繁忙的東區交通百上加斤。

明顯地，姚松炎及其組織危言前並未在港島東區進行任何相關的民意搜集，完全無視鯉魚涌、太古城現有居民的權益。就此，本人表示堅決的反對！

傳統上，我們看戲先點戲。如今，政壇上演的劇，卻剛好相反。太古居民們，請用您們明亮的眼睛看清楚，請用您們靈活的耳朵仔細聽，請用您們充滿智慧的心分析問題，尋找真相！

執業大律師、經民聯成員、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

美「門羅主義」難再欺騙美洲國家

國際關係

徐貽聰

美國、加拿大和拉美及加勒比國家組成的美洲國家組織第八屆峰會，2018年4月13日至14日在秘魯首都利馬舉行，二十個國家的元首與會，是歷次峰會參加元首最少的一次。特朗普原許諾與會，但會前三天藉口未往，成為首位缺席峰會的美國總統。

特朗普藉故缺席峰會

作為全球首個覆蓋全區域的地區組織，又是一個擁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綜合性地區機構，如果是全體一致地平等進行協商，無疑能夠推動地區各國的和諧協調發展，應該是一件大好事，各方都應予以祝賀。但是，這次峰會卻有不少令人生疑、為之惋惜之處，很難讓人叫好和期待。

縱觀會議的準備和舉辦過程，可以說，會議沒有什麼明顯的亮點。

首先，會議本身與主題有相衝突之處，沒有向所有成員國發出與會邀請，拒絕了一些國家領導人出席會議的要求，本身就有違「民主」精神。

其次，會議宣布將通過的成果文件「利馬宣言」內容很不明確，顯示出它的分歧頗重。

會議的主題是「反對腐敗與民主治理」，明顯含有針對一些國家內政的政治目的，必然會引發爭議。腐敗到處都有，拉美也遠沒有脫離其影響，將反對腐敗列為峰會主題，一方面說明拉美國家充分意識到腐敗的嚴重性和懲治腐敗的緊迫性。但另一方面多國領導人被捲入腐敗案例，因而缺少應對的決心和措施，只能將「反腐」停留在空泛的言論上而已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提出會議主題的人自己卻不得不在峰會前因腐敗辭職。

第三，特朗普沒有明確對拉美的政策，美拉矛盾有日漸突出趨勢。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一年多來，對拉美的舉措令人費解，本人對拉美的態度更為多國指責，讓美國在拉美越來越孤立，明顯不利於他的「美國至上」主張的實施。本以為他會利用參加峰會之機，親自出面給一個「笑臉」，以稍微緩解美拉之間的緊張關係，但他卻出爾反爾，於會前找藉口缺席了此次峰會。當然不能說美國不重視或者不需要拉美，只是近來的諸多事實表明，特朗普政府還在想把拉美放在自己的口袋裏，或者籠在自己的衣袖裏，不想讓拉美與其他地區往來，致使美拉關係依然撲朔迷離，走向不明。

「利馬集團」導致地區分裂

第四，拉美內部矛盾的公開化，對拉美

未來發展很為不利。拉美國家多體制不同，發展模式非一，存在意見相左在所難免。但人為地公開擴大矛盾，諸如圍繞委內瑞拉問題還形成所謂的「利馬集團」，導致地區嚴重分裂，只能使問題越來越複雜化，不利於矛盾的最終解決，也在根本上影響「地區一體化」的努力。

在第七屆峰會上，拉美國家曾經比較一致地呼籲成員間的「平等關係」，會後非但未見落實，反而因為美國總統的更迭呈現出「倒退」態勢。在目前美拉關係的情勢下，拉美成員對美國的要求和呼聲恐更難成為現實。

美洲國家組織是一個有着一百多年歷史的地區組織，集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，理應受到廣泛重視，它也應該與其他地區組織和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。在這方面，前幾年曾經有過改善跡象，但特朗普總統的政策

導致美拉關係重趨緊張，美洲國家組織的對外關係自然也會受到直接的影響。

中國是美洲國家組織的觀察員國，近又受到美國以「挑撥與其大部分成員國關係方式」的特殊「邀請」，自然要關注峰會的進程，了解會議的成果，預期會議的前程，同時希望它能通過峰會為推動地區平等互利發展發揮積極的作用。

可以預言，時代變了，追求的目標更明確了，美國在拉美國家中重彈老調作用不會很大，門羅主義難以再有欺騙性。

中國與拉美關係的發展不會受美洲國家組織中重要成員美國的左右，因為中國的「合作共贏」理念已經深入拉美人心，實際做法和效果也在贏得拉美越來越廣泛的信任。

原資深外交官